

百名名家

六十六

庫	文	閣	内
三四兩	三七一七	漢	書
六架	九九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六兩	三七一七	漢	書
二一架	九九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17
冊數	99( 56)
函號	361 51

南朝 齊 孔詹事

共六十六冊



小曾集

# 孔詹事集

孔詹事集題詞

孔靈產立館禹井山事道精篤而齊

高輔政竟以術數登榮位來羽扇素

贈子珪宅營山水草萊不翦而

表奏盛行朝廷父子出處間何

相似也汝南周顥結舍鍾嶺後出為



孔詹事集

題詞

山陰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珪代山  
移文絕之昭明取入選中比攷孔周  
二傳俱不載此事豈調笑之言無關  
紀錄如嵇康於山濤徒有其書交未  
嘗絕也末世網密刑罰無章再三申  
論求定一律魏虜連侵國疲征討表

請通和孔公之言無非近仁者大致  
揅民息物而已周妻何肉精進未逮  
豈僅譏草堂之衣裳傲僕射之鼓吹  
自命清疎哉張融令終凌雲一笑孔  
珪臥疾不免舉牀瞑含之際遇或嘆  
嘆其爲無累則同也

婁東張溥題

南齊孔詹事集目錄  
表  
上新定法律表  
陳通和之策表  
讓詹事表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薦杜京產表  
奏  
奏王奐罪  
奏王融罪

南齊孔詹事集目錄

表

上新定法律表

陳通和之策表

讓詹事表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薦杜京產表

奏

奏王奐罪

奏王融罪

啓

謝賜生荔枝啓

書

答蕭司徒書

又

又

碑

玄館碑

褚先生伯玉碑

移文

北山移文

祭文

祭外兄張長史文

詩

白馬篇二首

且發青林

遊太平山

附錄

孫詹事集  
目錄  
本傳

山神文  
卷之二

北山神文

南齊孔詹事集卷全

齊孔稚珪德璋著

明張溥西銘一閱

表

上新定法律表

臣聞匡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工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筮，日月

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殞而爰緝乃發德音  
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  
八坐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  
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  
等鈔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  
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皆者聖照玄覽斷  
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二  
十一卷以今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  
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

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  
則斷獄之識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  
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是  
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  
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  
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  
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  
人冤毒之歎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  
此之繇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



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狼態吞剥。珉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典。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繇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

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竝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

勸士流。

陳通和之策表

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憂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蠶尾。何關美惡。

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蠱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

子房集 卷全  
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亾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

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好。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簪歲蟻壤。瘦食樊漢。今茲蟲毒。侵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

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  
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  
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耻。  
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  
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  
何嫌其耻。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  
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  
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  
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

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  
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  
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表詔。馳輕驛。辯辭重  
幣。陳列吉凶。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畏我之威。  
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啟。  
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和哉。彼  
之言戰。旣殷勤。臣之言和。亦慷慨。伏願察兩塗  
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  
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

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  
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  
插羽瓊條竇嬰戚貴於西京陸擘風素於東國  
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  
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

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  
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  
動則劔戟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鐘成列擬金龍  
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  
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  
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啟黃扉  
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薦杜京產表

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  
尚書虞悛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古長史

張融表燕京產不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舍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得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然寡慾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懼薜蘿起怵矣。

奏

奏王負罪

負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世祖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遂殺之

雍州刺史王負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負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歿止今體傷楸蒼黻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負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

聞以啓呈。魚、魚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與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魚使伏身三十人來稱救。錄與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與祖既知其取。與卽牒啓魚。不問與祖。後執錄魚。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與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今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魚駐與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魚意乃可。魚第三息彪隨魚在州。凡事

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與祖。又云。與祖家餽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與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魚治著與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魚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於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黧。陰下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嗛苦。望下旣蒙降旨。欣願始遂。

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救以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灰、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勅、使、送、下、與、輒、拒、詔、  
 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  
 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並、  
 合、窮、戮、

奏王融罪

鬱林溪忿疾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  
 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僮狡

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  
 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  
 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



啓

謝賜生荔枝啓

綠葦雲舒朱實星映離離咎聞曄曄今觀信西

岷之佳珍諒東鄙之未識

藝文類聚 藝文此下云角昂興而靈華

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篲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張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部椰子之殼稚珪啟正用逸賦中語七命則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晚寫王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繇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書

答蕭司徒書

稚珪啓民蚤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  
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  
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冲盡爲心以素退成  
行迹蹈善萬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  
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  
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  
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

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蚤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旣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願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况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

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簪而前，民固不斂，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簪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旣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

勝踴躍之至。謹啟。

又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麤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惟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

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為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

孫詹事集 卷全 法  
啟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  
恭自懼謹啟

又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啟得  
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諍論云  
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教而學者則  
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  
一二

碑

玄館碑

夫朋白兔而侶青鳥啟銀函而講金字者有道  
存焉故能大叩玄宗鬱爲物範則天地正六合  
照日月而導蒼生神道無門陰陽不測是故赤  
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在崆峒  
之上軒轅稟順風之禮洛浦笙飛之秀關山駕  
鳳之英凡此之儔希世間出皆雍容以沐咸池  
或蕭灑而開閭闔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sub>山</sub>，仙靈之迹可覩。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歛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泄涉折。而衡飈夜鼓，山洪暴激。

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鼓玉京。絕封萬古，乃旣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烟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  
 耿介拔谷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  
 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  
 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  
 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嗚呼、尚心不

移文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  
 耿介拔谷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  
 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  
 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  
 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嗚呼、尚心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旣文旣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繇、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省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

抗塵容而忝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寇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理、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



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咎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捉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闕。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膽。壘頽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祭文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  
 師古、因心則睿、筌蹄象繇、糠粃莊惠、吾與夫子、  
 分協芳金、憑風共酒、藉月同吟、

詩

白馬篇二首

驥子踟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鬪猛氣，怒髮爲君征。雄戟摩白日，長劍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地響，吹角沸天聲。左碎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絕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嘗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強胡滅，何

須甲第成。當今丈夫志。獨爲上古英。

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  
林郎。文犀六屬鎧。寶劍七星光。山虛弓響徹。地  
迴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強。林臺受降  
虜。高闕翦名王。射熊入飛觀。按獵下長楊。英名  
欺衛霍。智策蔑平良。島夷時失禮。卉服犯邊疆。  
徵兵離薊北。輕騎出漁陽。集軍隨日暈。挑戰逐  
星芒。陣多龍勢動。營開虎翼張。衝寇入歛地。攘  
臂越金湯。塵飛戰鼓急。風交征旆揚。轉鬪平華

地。追奔掃鬼方。本持身許國。况復武功彰。會今  
千載後。流譽滿旂常。

旦發青林

孤征越清江。遊子悲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  
未央。草雜今古色。巖留冬夏霜。寄懷中山舊。舉  
酒莫相忘。

遊太平山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  
夏雪。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  
 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  
 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  
 泗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  
 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  
 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  
 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眾雖強以天  
 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

本傳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  
 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  
 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  
 泗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  
 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  
 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  
 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眾雖強以天  
 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

大夫以籠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

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

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黯、黯弟胤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傷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

舉，悉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南齊孔詹事集終

新編書集

卷之五

五





